

父亲的眼泪

○ 袁冰

父亲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，年轻时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踏实稳重，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小伙。那个年代的农村，参军入伍是几乎所有青年向往的事。父亲也不例外，光荣参军入伍，在惠民地区无棣县（现滨州市无棣县）服役。

听父亲讲，他的部队驻地，是一个美丽的滨海村庄。村主任50岁左右，是一个朴实的渔民，在他眼里这些十七八岁的战士还都是孩子，有时捕鱼回来，村主任会叫战士们去家里吃饭。村主任的独生女儿，十六七岁，美丽善良，心灵手巧，偷偷给父亲做过好几双布鞋，村主任也有意撮合，但因为祖母已为父亲在家乡定了亲，所以父亲选择了与之疏远，退伍后和我母亲结婚。现在母亲有时还拿这件事打趣父亲，说父亲当年如果娶了村主任的女儿，现在肯定发达了，父亲总是笑而不语。

父亲没有上过学，但是他脑子聪明，入伍后刻苦学习，一年后已经能够读书读报，给家里写信。父亲退役后回家做了一辈子农民，因为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，他下决心一定要供孩子读书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尽管包产到户后农村温饱已经不是问题，但鲁西平原还普遍是小农经济，农民大都不富裕。我打记事起，父母终日种粮种菜，养猪养羊，辛勤劳作，日子还是过得紧

巴巴。我们姐弟三个年龄相差都只有一岁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要花钱，后来又相继上学，家里经济更是拮据。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只要你们考上，家里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。”

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，每次交学费时，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心照不宣地拖到最后期限才会给父母说。这时候每每是家庭气氛最压抑的时候。父母总是在我们面前尽量装出轻松的样子，年幼的我们还是能体会到父母心里的那份沉重。

后来我的两个姐姐一个读到高中，一个读到中专，因为她们执意不再读书，父亲也没有再坚持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我身上。

2002年，我第一次高考失败，很受打击。父亲只说了一句：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如果你愿意，咱们再去复读一年。”

父亲的宽容给了我力量，也激发了我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，我毅然选择了去县城复读。我在学校外面租了一间杂物间，每天坚持学习15个小时以上，除了吃饭、睡觉外，一心都扑到学习上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有时啃方便面、喝点白开水就是一顿饭。由于长时间缺乏营养，休息不充分，我的身体不好，需要经常吃药，最瘦时只有53公斤。

复读期间，父亲很少去学校看我。只有一次，父亲作为我们村的党员代表到县里开会，正好赶上我们每月一次的两天假期。父亲开完会就顺便到学校接我一起回家。我记得父亲站在学校门外看到我走出来后，眼中闪过了一丝很复杂的目光，

但是并没有说什么。

坐公共汽车回到家时已接近傍晚。母亲像往常一样，给我做了爱吃的菜，还做了我最爱吃的手擀面。那天，从来不喝酒的父亲破天荒喝起了酒。我一阵狼吞虎咽后，就去里屋躺着看书。在我迷迷糊糊想入睡的时候，突然隐约听到低沉的哭声，开始只是抽泣，后来慢慢变成了痛哭。

仔细一听是父亲在哭，父亲边哭边向母亲说：“为什么孩子那么瘦，是不是不舍得花钱买吃的？今天儿子从学校出来时我看到他那么瘦，真是心疼啊……”我当时没有出去劝慰父亲，当时也不知该如何劝慰，只是躺在床上默默听着，泪水湿透了枕头。

2003年，我再次参加高考，这次没有令父亲失望，以高分考上了心仪的本科高校。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父亲听邻居说录取通知书的来了，放下农活，和母亲一起匆匆从地里赶回家，洗干净手后，用粗糙布满老茧的手掌捧着录取通知书来回摩挲，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，多少年的付出和期待都凝聚在这小小的一封通知书里。

本科毕业后，我考入县法院工作，两年后又考上研究生，毕业后被选调到北京工作，成了村里人学习的榜样，父母也很欣慰。今年过年，我携妻儿回家探亲，问起父亲是否还记得当年从学校接我回家，酒后心疼我而掉泪的事情，父亲扭头望了望窗外，反问了一句：“有吗？我记不得了。”

我分明又看到了父亲眼里泛起晶莹的泪花。

花生米

○ 王继华

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吃花生米，后来年龄渐长，经济上可以实现花生自由了，但身体却不允许了，但我实在抵挡不住那特殊香味的诱惑。

起初我常买米市街老朋友家的花生米，吃起来有小时候的味道。后来一个骑友告诉我礼拜寺街有一家窠家花生米，味道更好。我专程骑车到那里买了两包，果然很不错。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，舌尖的味蕾瞬间被激活。

因为它的味道实在让人难以抗拒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会开车绕道几公里去买老窠的花生米。闲暇时和老窠闲聊得知，他家的花生米严格按照聊城传统配方泡制，最后用沙土炒制。虽然这几年香料价格猛涨，但他绝不敢偷工减料，怕走了味道。

因为是用沙土炒，一定要用手剥的花生米，炒的时候才不会进土，所以价格要贵很多。老窠的操作间很简单：一台转炉，一台熬料的炉子，几只大桶，几个簸箕，一个筐箩。老窠说，除了炒锅变成了转炉，其他都是纯手工。之所以坚持这样做，是因为老客户都喜欢这一口。他说也曾用过烤箱烤过，但大家都说味道变了。

老窠今年63岁了，年轻时在聊城酒厂工作，后来酒厂倒闭就失业了，靠这个店维持生计至今。虽然买卖小，但生意一直不错。

小本生意，赚钱全靠辛苦劳作。老窠并没有做大做强野心，只求一家人有个营生，却不自觉地传承了传统工艺。我曾经想帮老窠规范一下他的作坊，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因为老窠的花生米传递的不只是味蕾上的香味，更是一种淳朴的精神味道，这不正是它的宝贵之处吗？

麦香岁月

○ 孙志昌

麦香，这是一个深藏于我心底的遥远记忆。如今城里的孩子，他们的世界里或许早已没有了麦香的存在。我曾试图向女儿描述那独特的香气，告诉她麦子的美妙。然而，她只是淡然地回应：麦子，不就是做馒头的原料吗？哪有什么香味。我微笑着，心中有些怅然，知道她无法理解我的麦香记忆。

其实，我心中清楚，这并不奇怪。现在城里的很多孩子别说熟悉麦子了，甚至未曾见过麦子，他们又怎能体会到麦香背后的那份深厚情感呢？而我，作为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孩子，对麦子有着别样的感情。我记得那些金黄的麦浪，记得麦穗在阳光下闪耀的光芒，更记得爷爷手中的镰刀和那满身的汗水。

记得儿时的我，常常跟随爷爷来到麦田。那时，天空是那样蓝，云朵是那样白，麦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。爷爷手持镰刀，汗水浸透了衣衫，却从未有一句怨言。他说，这些麦子就是我们的希望，是生活的依托。

岁月流转，我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地，走进了繁华的城市。城市的忙碌生活，让我渐渐遗忘了那片金黄的麦田，直到某个午后，我走在路上，有一股熟悉的香气，飘到我的身边，瞬间唤醒了心底深藏的记忆。我知道，那是麦香，是故乡的味道，是乡愁的呼唤。

后来，我回到故乡，再次站在那片熟悉的田野上。麦浪翻滚，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呼吸，让那麦香渗入心脾，唤醒我深藏的情感。我知道，这片麦田，这份麦香，将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。

如今，爷爷已经远去，那片麦田也渐行渐

远。每当我闭上眼睛，记忆中的那份麦香、那份乡愁，就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，给我安慰。那是我对爷爷的怀念，也是我对家乡的深深眷恋，更是我情感的寄托。

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那份麦香、那份乡愁，都会是我心中最宝贵的财富。麦香岁月，将永远是我心灵的归宿，是我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。

